

國學基本典籍叢刊

杜澤遜 審定

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

一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(清)曹雪芹 著

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

第一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：全八冊 / (清)曹雪芹著. -- 北京：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7. 10

(國學基本典籍叢刊)

ISBN 978 - 7 - 5013 - 6272 - 1

I. ①脂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章回小說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
I242.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44481 號

書 名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(全八冊)

著 者 (清)曹雪芹 著

責任編輯 苗文葉

封面設計 徐新狀

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)
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)

發 行 010 -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
66121706(傳真) 66126156(門市部)

E - mail nlcpres@nlc.cn(郵購)

Website www.nlcpres.com→投稿中心

經 銷 新華書店

印 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開 本 880 × 1230(毫米) 1/32

印 張 64

書 號 ISBN 978 - 7 - 5013 - 6272 - 1

定 價 198.00 圓



中華古籍保護計劃

ZHONG HUA GU JI BAO HU JI HUA CHENG GUO

· 成 果 ·

《國學基本典籍叢刊》編委會

學術顧問：杜澤遜

主編：韓永進

副主編：張志清

委員：賈貴榮

陳紅彥

王雁行

張

潔

黃顯功

劉乃英

《國學基本典籍叢刊》前言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（原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）成立三十多年來，出版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。由於這些典籍的出版往往採用叢書的方式或綫裝形式，供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典藏使用，普通讀者因價格較高、部頭較大，不易購買使用。爲弘揚優秀傳統文化，滿足廣大普通讀者的需求，現將經、史、子、集各部的常用典籍，選擇善本，分輯陸續出版單行本。每書之前均加簡要說明，必要者加編目錄和索引，總名《國學基本典籍叢刊》。歡迎讀者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，以使這項工作逐步完善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二〇一六年四月

三論庚辰本（代序）

馮其庸

曹雪芹生前最完整的鈔本

現存十多種《石頭記》（《紅樓夢》）的鈔本中，有三種鈔本署年是在曹雪芹逝世（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，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）之前，這三種鈔本是：

一、甲戌本（乾隆十九年，一七五四年）。此本現存十六回，即一至八回、十三至十六回、二十五至二十八回。

二、己卯本（乾隆二十四年，一七五九年）。此本現存一至二十回，三十一至四十回，五十五至五十九回（五十五回、五十九回均殘剩半回），六十一至七十回（七十回回末殘）。總數是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。

三、庚辰本（乾隆二十五年，一七六〇年）。此本現存七十八回（一至八十回，內缺六十四、六十七兩回）。

但以上三種珍貴鈔本，還有不同情況，簡要點說，甲戌本雖署『甲戌』年，但此『甲戌』祇是原底本的年份，現存的甲戌本不是甲戌年原鈔本，而是乾隆後期據原鈔本重加『整理』後抄成的，它已是《石頭記》風行以後書賈抄賣的一種鈔本（詳見筆者《論甲戌本》論文〔三〕）。己卯本是乾隆二十四年或稍後怡親王府的原鈔本，但己卯本祇抄了原本上的墨抄部分，凡原本上的墨筆抄寫部分，己卯本都抄了，包括用墨筆抄寫的批語部分（詳見筆者《論己卯本》論文〔三〕）。此時曹雪芹尚健在。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鈔本，此時曹雪芹亦健在。經研究，庚辰本是據己卯本抄的〔三〕。其抄定年代，雖不能完全確定，但總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後若干年，因此本的用紙與己卯本完全一樣。己卯本、庚辰本都是多人合抄本，其中參加抄己卯本的人，有兩人又參加了抄庚辰本。己卯本、庚

〔一〕見《馮其庸文集·漱石集》，青島出版社2011年版。

〔二〕見《馮其庸文集·漱石集》，青島出版社2011年版。

〔三〕見《馮其庸文集·漱石集》，青島出版社2011年版。

辰本都是私家抄藏本，不是書賈抄賣本，一是因爲己卯本有避怡親王允祥和弘曉的諱；二是兩個本子都是多人合抄本，字跡美醜相差懸殊，不合書賈抄賣的要求；三是乾隆二十四年及稍後，《石頭記》（《紅樓夢》）尚未傳世，尚無書賈抄賣本行世。

所以，以上三種鈔本，甲戌本是乾隆末年書賈抄賣本，且僅殘存十六回，雖然其珍貴價值仍存，但終究殘損過甚。己卯本是乾隆二十四年略後怡親王府的原鈔本，極其珍貴，但可惜也僅殘存一半稍多一點，令人遺憾。祇有庚辰本，其抄定年代當在庚辰以後若干年（也包括有可能在曹雪芹逝世之前，即乾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），特別是它是據怡親王府己卯本抄的，等於是己卯本的覆鈔本，現己卯本所殘缺的文字，庚辰本都保存己卯本的未缺原貌。且庚辰本後來又陸續增加了大量脂批。最可喜的是，這個庚辰本是當時的原鈔本，尚存七十八回。其所缺六十四、六十七回，己卯本有補鈔本，也有可能是在嘉慶年間人補抄的，且是據曹雪芹原本抄補（詳見筆者《論庚辰本》（二））。故庚辰本補上這兩回，便成爲曹雪芹生前《石頭記》早期鈔本中最完整的一個本子。

庚辰本與己卯本的關係及其底本的推測

〔一〕馮其庸：《論庚辰本》，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。

庚辰本是據己卯本抄的，這是三十七年前筆者在研究庚辰本時的意外發現，並為此寫成了《論庚辰本》^{〔一〕}一書，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。出版之前，先在香港《大公報》連載兩月，引起了學界的重視。

庚辰本是據己卯本抄的，有大量可信的證據，詳見拙著《論庚辰本》^{〔二〕}，這裏略舉數例：

一、庚辰本與己卯本的抄寫款式完全相同。己卯本每面十行，每行三十字，每回首行頂格題『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』等等，庚辰本的款式與己卯本完全相同。

二、庚辰本與己卯本的回目完全相同。現己卯本實存回目四十個，這四十個回目，庚辰本與它完全相同，其餘己卯本散失的部分雖無法對證，但按其情理，也必然是完全相同。

三、己卯本全書無一條眉批，己卯本的批語，主要是正文下雙行小字批，全書共七百十七條，庚辰本與之相同者七百十六條，祇少一條。這一條，實際祇有一個字，即『畫』字。這個『畫』字在庚辰本第十九回『黛玉笑道：再不敢了，一面理鬢』的『鬢』字下，己卯本有一側寫的『畫』字，這

〔一〕馮其庸：《論庚辰本》，上海文藝出版社 1978 年版。

〔二〕馮其庸：《論庚辰本》，上海文藝出版社 1978 年版。

是一字評，庚辰本的抄手却忽略了這個『畫』字。因此少了一條，實際上祇少了一個字。

四、己卯本第十九回第三面第二行在『小書房名』下空了五個字，然後接寫『內曾掛着一軸美人，極畫的得神，今日這般熱鬧，想那裏自然』下，又直空到底，這一行祇有開頭的『裏自然』三字，以下全是空行。庚辰本這兩處空行，與己卯本完全相同，稍有不同的是『裏自然』三字，『自然』兩字被墨點點掉（墨點很可能是後來別人點的）。

五、己卯本第十九回末『寶玉見問，便忍着笑，順口謔道』下是一段空行，直空到底，庚辰本在『順口謔道』下，也是一空到底。再往下三行，己卯本在『寶玉又謔』下，又是一空到底，而庚辰本又與己卯本完全相同。（可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（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）二〇〇三年十月影印出版的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》）。

六、己卯本第二十回正文第三行下雙行小字評的第四行末尾『寶玉之情癡，十六乎，假乎，看官細評』。這個『十六乎』實在是講不通的，所以，後來己卯本上又被人用粗筆將『十六』兩字改爲『真』字，因爲『真』字的草寫，就像『十六』兩字，現在看庚辰本，竟仍舊是『寶玉之情癡，十六乎，假乎』。可見庚辰本據己卯本抄時，己卯本還未改，還是『十六乎』，今細檢己卯本，這『十六乎』的原來筆跡，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七、大家知道，在己卯本上，有避怡親王允祥和弘曉的諱，『祥』字被寫成『禕』或『禕』。而且這種避諱，在怡親王府的藏書書目《怡府書目》（鈔本，怡親王府原件。有怡親王的多種印章。藏國家圖書館）上，也同樣有避這兩個字的避諱寫法。現在在庚辰本的第七十八回《芙蓉女兒誄》的末句，『成禮兮期祥』的『祥』，也與己卯本一樣，寫成避諱的『禕』字。

八、第十八回前整葉題記從文字、行款到筆跡，全部相同。

九、己卯本第五十六回末，有『此下緊接慧紫鵲試莽玉』一行小字。此行小字，並非正文，是本回抄書人抄畢後，囑咐下回接抄的人，應從『慧紫鵲試莽玉』一回接抄。誰知庚辰本的抄手，不管青紅皂白，連這一行小字，也照樣全部錄入，而且還同樣作雙行小字側寫。

十、庚辰本第十九回第三面有兩處空行，與己卯本完全相同。

十一、己卯本第十八回元春點戲，『第四齣離魂』下的批語『伏黛玉死，牡丹亭中』，這八字是四字一行，雙行並列寫，下面一小橫劃，與下面隔斷，然後下面再雙行寫第二段：『所點之戲劇伏四事，乃通部書之大過節、大關鍵。』庚辰本在抄寫時，不管中間橫綫隔斷，祇管右邊一行直寫到底，然後再左邊一行直寫到底，變成：『伏黛玉死，所點之戲劇伏四事，乃牡丹亭中，通部書之大過節、大關鍵。』查庚辰本所抄的文字，一字不錯，但字句却完全讀不通了。把庚辰本與己卯本一對

照，就可以看出庚辰本的抄手，忽略了兩段中間一短橫劃，竟一氣直行連抄了。但這一錯誤，恰好證明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，否則不可能有這種特殊的錯誤。

根據以上這些實例，可證庚辰本確是據己卯本抄的。筆者在這裏當然是說庚辰本的墨抄部分是據己卯本的墨抄抄的（因為當時己卯本祇有墨筆抄寫部分，沒有朱批）。現在大家看到的己卯本和庚辰本，都有不少朱筆的批語，己卯本還有不少陶洙補抄的墨抄正文，其他還有甲戌本的『凡例』等等。這都是近人陶洙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〇年左右抄上去的，不是己卯本的原始面貌，不能作為研究己卯本的依據。庚辰本上的不少朱批，也是在庚辰本據己卯本的墨抄部分抄成後陸續增補上去的，不是庚辰本據己卯本抄時的最初面貌。因為己卯本當時沒有抄這許多脂硯齋和畸笏叟的朱批。但庚辰本上這許多朱筆署名和署年的批語，抄錄的時間較早，約在乾隆三十二年以後不久，且這些批語十分重要，為別本所無。現存己卯本的墨抄雙行小字批裏，還殘有十多條署『脂硯』名字的批，這可證，這是脂硯齋早期的批語，此書名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也是由於脂硯齋的一批再批。這些墨抄的己卯本上的批語也都抄入了庚辰本。

從己卯本和庚辰本，我們可以推測己卯本當時所據的底本，應該是曹雪芹的《石頭記》親筆原本，而且應該就是脂硯齋的兩次評本，所以書名用『重評』。再從第二十回正文下雙行小字批語

『真』字被誤抄成『十六』兩字，可以推知，曹雪芹的原稿，字跡近於行書或略帶草意，否則這個『真』字不會被誤認為『十六』兩字^{〔二〕}。同時也可推知己卯本所據確是曹雪芹原本，一是因為當時社會上還無《石頭記》鈔本流行；二是如果是據原稿以後第二手的鈔本，從抄書的慣例來看，一般不會用行草來抄寫。即以現今流傳的十多種《石頭記》（《紅樓夢》）鈔本來說，也都是楷書鈔本，祇有字跡的優劣之異，還無用行草抄寫之例，所以，這個『真』字被誤成『十六』兩字，也不失為我們推測曹雪芹原稿筆跡為行書的依據。我們也可以想象，曹雪芹興到揮毫之際，也多半應以行書為宜，不大可能一筆一筆用正楷小字的方式來寫。這雖然純屬推測，不是考證，但作為一種推想，也或有助於讀者的思考。

庚辰本留待再思考的問題

在《石頭記》（《紅樓夢》）的衆多鈔本中，筆者特別推重己卯本和庚辰本，這是因為己卯本確是怡親王府的鈔本，證據確鑿，而庚辰本又是完全據己卯本的墨抄部分抄的，連己卯本的種種抄寫特徵，都被照樣抄錄在庚辰本上，現己卯本已殘缺將近一半，這殘缺部分，却可從庚辰本的墨抄

〔二〕『真』字的草寫作『𠂔』，粗看起來就是行書的『十六』兩字。

部分看到，所以，實際上庚辰本加己卯本，可以看到己卯本墨抄的原貌，而庚辰本上大量的朱筆眉批和朱筆行間批，其中有不少條署有批書年月，還有若干條墨筆雙行小字批和朱筆眉批署名『脂硯』的，還有更多的是署名『畸笏』的和單署批書年月的，這許多珍貴的批語，祇有『庚辰本』的批語，還保存着原批的面貌，其他鈔本已經不具備這些珍貴的歷史特徵了。甲戌本上雖也有不少批，但却被刪去了署名和批書年月（祇剩『甲午八月淚筆』等一二條），有些批語在庚辰本上是一整條，到甲戌本上却被拆成兩條批在兩處，有的批語還批錯了位置。由於以上種種原因，筆者特別重視庚辰本和己卯本。但要特別說明，筆者絲毫也不排斥其他鈔本，特別是甲戌本，作為研究來說，古代的鈔本都是有用處的，何況甲戌本上還有別本沒有，祇有它獨具的批語和正文，這些都具有特別重要的史料價值，所以，我們在特別重視庚辰本的同時，也同樣重視甲戌本。正是因為我們重視庚辰本，所以我們還應該正視庚辰本存在的諸多值得再思考的問題。

問題之一，庚辰本第一回缺少甲戌本上獨有的四百二十九字的一段文字。庚辰本的原文是：

俄見一僧一道，遠遠而來，生得骨格不凡，豐神迥異，來至石下，席地而坐長談，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，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。那僧托於掌上，笑道：『形體到也

是個寶物了，還祇沒有實在的好處。須得再鑄上數字，使人一見，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後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詩禮簪纓之族，花柳繁華地，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。』石頭聽了，喜不能盡，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，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，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那僧笑道：『你且莫問，日後自然明白的。』說着便袖了這石，同那道入飄然而去。

這一段文字明顯地存在問題：一是『石』與『玉』是分開的，石是石，玉是玉，一僧一道是坐於『石下』，然後看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。二是僧道看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，試問僧道看見的玉究竟是大的還是小的？如果是大的，那麼是他們看着它縮小的嗎？這裏沒有交待清楚。如果看見的是一塊扇墜大小的小玉，那麼，他們又怎麼知道是縮成扇墜大小的呢？三是按這段文意，應該先看到的是一塊大玉，接着又看到這塊大玉縮成扇墜大小，若如此，那麼，是誰把它縮成小玉的呢？這段文字也無交待。特別要注意的是，在這段文字裏，石是石，玉是玉，僧道是坐在石邊，看見了這塊玉，玉與石完全是無關的兩件事。四是『美玉』自己並未提出要到溫柔富貴鄉去，是僧道說：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詩禮簪纓之族，花柳繁華地，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。』石頭聽了，喜不能盡。』從上面這些情節之間的矛盾不接來看，庚辰本這段文字，明顯是存在問題的，特別

是玉與石並非一體，這與下面的整個情節完全脫節，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。

下面，我們再看甲戌本上的這段文字：

一日正當嗟悼之際，俄見一僧一道，遠遠而來，生得骨格不凡，豐神迥別，說說笑笑，來至峰下，坐於石邊，高談快論。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，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。此石聽了，不覺打動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說道：『大師，弟子蠢物，不能見禮了。適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質雖粗蠢，性却稍通；況見二師仙形道體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補天濟世之才，利物濟人之德。如蒙發一點慈心，攜帶弟子得入紅塵，在那富貴場中、溫柔鄉里受享幾年，自當永佩洪恩，萬劫不忘也。』二仙師聽畢，齊憨笑道：『善哉，善哉！那紅塵中有却有些樂事，但不能永遠依恃，……到不如不去的好。』這石凡心已熾，那裏聽得進這話去，乃復苦求再四，二仙知不可強制，……那僧便念咒書符，大展幻術，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，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。

仔細核對甲戌本與庚辰本的這兩段文字，便可以看出明顯的差別：一、甲戌本是『來至峰下，坐於石邊』，庚辰本是『來至石下，席地而坐』。庚辰本上此處沒有提到這個『峰』（青埂峰）。